

高山流水

南方壺

鍾子期及伯牙，皆是春秋時楚國人。伯牙鼓琴，鍾子期聽之。方鼓琴而志在太山，鍾子期曰“善哉乎鼓琴，巍巍乎若太山！”過一會兒志在流水，鍾子期又曰“善哉乎鼓琴，湯湯乎若流水！”鍾子期死後，伯牙破琴絕絃，終身不復鼓琴。

知音難覓，鍾子期能從琴聲中，聽出伯牙心中所想的是高山或流水，能遇鍾子期，伯牙算是不枉此生了。而也就因擁有過鍾子期這位知音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，鍾子期死後，伯牙心灰意冷，覺得再沒有人值得為他奏琴了。

我音樂方面是白痴。在美國唸書時，有一段時間，對柴可夫斯基描寫俄法戰事的 1812 序曲，百聽不厭，中間有些是大炮聲，聽得出來，但其餘部分，到底想表達什麼，我就完全不知，只覺得好聽。伯牙若見到我，大約也是不願鼓琴。

所展示的文字，音樂，或某件藝術作品，若能被看出其間的意涵，將是很令人欣慰的。史記刺客列傳中說“士為知己者用，女為說己者容”。連婦女的裝扮，也是為能欣賞喜悅者，讀書人向來不在乎五斗米，歸隱勝折腰，更是只願為知己者賣命，否則寧可掛冠而去。

心在南方

絃外之音有誰知，人人都在尋找鍾子期。找到是幸，但也得承擔一旦失去的苦楚。(96.02.02)